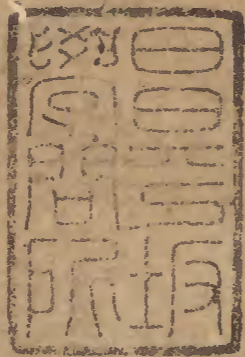


# 宋史

志四十六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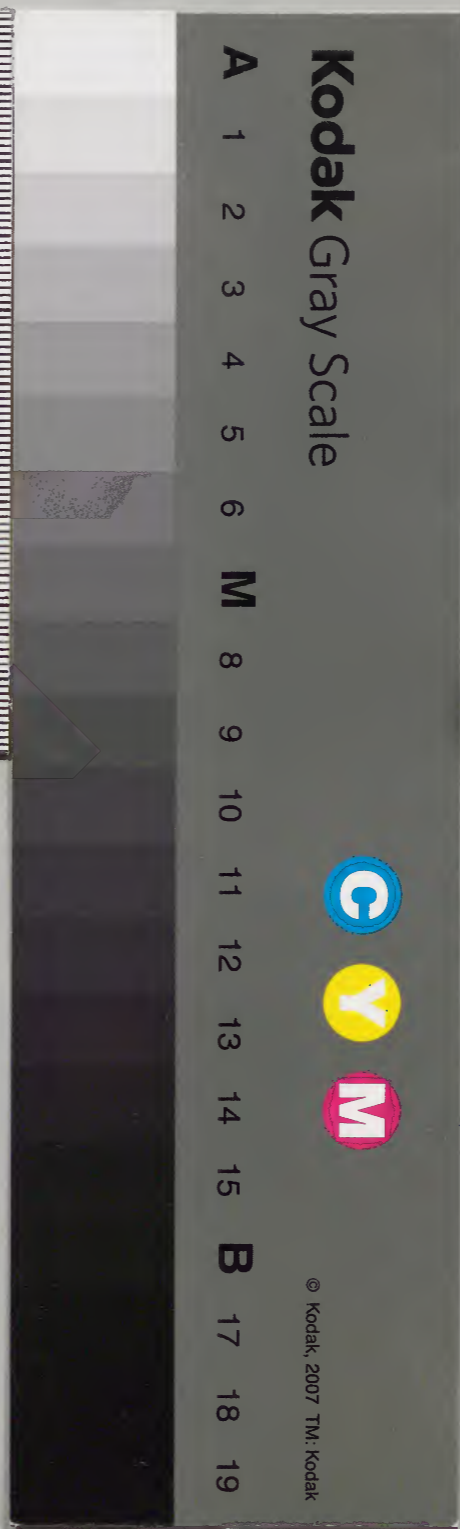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函	八	冊	五
架	三	冊	五
架	三	冊	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65	
冊數	122 85 )		
函號	281	23	

三十五

卷之九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志卷第四十六

宋史九十三

開禧元年上柱國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師兼丞相魏公

勅修

河渠三

黃河下

汴河上

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軟堰並依都水  
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奏臣嘗以謂軟堰不可施於  
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闢止言餘步冬  
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為今北流是六河正溜比之  
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  
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然硬堰為西河之

計耳朝廷既已覺其意則乾堰之請不宜復從諸集  
亦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三者互進其  
說或見近忘遠微倖盜功或取此捨彼講義取理遂  
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明聽下滋民言必稱役枉  
費殆無窮已臣切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  
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  
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為利未能去則為害  
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  
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為力而  
不知關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

以為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害是皆見近忘遠微倖  
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  
為說姑為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為決  
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為戲也請俟漲水伏  
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卒請進梁  
村上下約束狹河門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  
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關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  
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丙寅  
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  
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又自北京

往洛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之二  
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  
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即建言近準朝旨已堰斷魏店  
刺子向下北流一枝斷絕然東西未有堤岸若漲水  
稍大必坡灘漫出則平流在北京為州界為害愈甚  
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青豐口以東鷄瓜河分殺  
水勢呂大防以其與己意合向之詔同北京留守相  
視時范純仁復為右相與蘇轍力以為不可遂降旨  
令都水監與李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共議可則行之  
有異議速以聞紹聖元年正月也是時轉運使趙僎

深不以為然提刑上官均頗助之僎之言曰河自孟  
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其北  
抵滄祿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壩  
六塔南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筭之常勢  
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  
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  
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才見  
其能就功也請開闢村河開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  
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  
之利害合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橫

潢為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  
盡而被堤為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  
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  
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  
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回而  
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詔令兵安持同都水  
監丞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具圖狀保明  
聞奏即有未便亦具利害來上三月癸酉監察御史  
郭知章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  
按視逐司議論不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切實

委之乙亥言入防罷相六月乙正言張商英奏言元  
豐間河決南官口議議曰平先帝歎曰神禹復生不  
能回此河矣乃勅自今後不得復議回河閉口蓋緣  
用漢人之論俟其後蓋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  
防以前數非是夜吳遵路為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  
京東河北五百里內差天五百里外差錢產六及支  
借常平倉司錢買種草新役輸榔凡八年而無尺寸  
之效乃遷安持大僕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劾奏  
世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  
河今則梁村口塞澗而開沙堤兩處決口以泄水矣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前歲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使...  
二矣朝廷咫尺不應九年為水官...  
丙午年泰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  
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驗...  
以來公私費錢糧稍草依仁宗朝六...  
月辛丑廣武婦危急詔三宗望...  
輔臣曰廣武去洛河不遠須防護...  
中使視之輔臣出圖狀以奏曰此由...  
水趨南岸今雨止河必減落已下水...  
行按視為發堤及去北岸嫩灘令河...  
則無慮矣

八月丙子權工部侍郎吳安持等...  
塌堤身二千餘步處地形稍異自...  
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里可以別開...  
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  
各稱利便及其南築六堤工力...  
躬往相度保明從之十月丁酉...  
豐濱決以來東流兩流利害極...  
決水官無所適從自奉詔凡九...  
村下至揚越堤一節河門並皆...  
盡障也流侵全河東還故道以...  
河卷又自開決下

皇朝九十三

至海濱等處新舊堤防增修疏濬河道之淤積者  
盛夏漲潦不至壅塞以固行堤宜起起重以奉聖明  
斷致此成績詔崇等具新修開流疏濬等事功  
力等第以聞然是時東施堤防未及繕固歲河多夜  
水急流民入京師在徑消解屬及宿舍起於壽壽令  
還本土以就接濟臣西安特又言三朝百相度開濟  
澶州故道分減漲水接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會  
乞開修特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興工欲乞且行疏  
導燕家河切今所屬先次計度合極修一十一堵所  
用工料詔令却水臣便來臣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

害以聞癸丑二省樞密院言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  
圖議乞修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持  
因行南宮等堵危急遂就孫村口為回河之業及梁  
村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地有被水急今  
春王宗望等築於內黃下堵開流先流然至漲水之  
時猶有三分水勢三下流諸堵已多危急下至將廢  
堵決壞民曰近又據宗望等奏大河自開鑿而下  
及創築新堤七十餘里盡開其流全河之水東還故  
道今訪聞東流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疾誠開新  
流將來盛夏大河漲水全歸故道不惟舊堤損壞  
且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薄而開新堤亦恐未易成若京畿上流諸處堤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急不可不豫為籌畫詔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三宗望監丞郭崇同也吳監丞司自開河而下首至海口逐一相視增修墮塌不致壅滯衝決丙辰三宗望又言今年已開先流都水監長貳交章稱宜亟為付吳安持是河水已歸故道止宜修繕堤岸防地深寬而已近聞三宗望李仲部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吳安持乞候漲水前相度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今東流底平則繞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底平則從初自官開口回河何用九年

費財動衆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來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兔三穴自為濟身之計非公心為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如是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財民力何以支持訪四聞先朝水官孫民完元祐六年水官賈種民各有河議乞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諸部堂反覆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二年七月戊午詔以黃河州軍河防決溢並即申奏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



外都水丞李偉言相度大小河門乘此水勢衰弱並  
嘉修開各立蛾眉埽鎮歷乞次於河北京東兩路差  
正六三萬人其他夫數令修河官和崔三月丁巳偉  
又乞於澶州之南大沁身內開小河一道以待漲水  
紓解六兵口下注北沁一帶向著之患並從之六月  
赤河決內貢口東流遂斷絕八月甲戌罷大河水等  
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夫力役等是  
岸辛丑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祐李紳李偉  
之罪殺之遠方以明元帝北流之志詔可辛丑晉已  
郭徽宗即位鄭佑吳安持輩皆用置任大赦次等置

復中書舍人張商英繳奏西等昨主曰河皆遠祖宗  
北流之意不聽商英又嘗謂水官葬其人治河嘗行  
其防無事一用吳障猶塞兒口止其帝也三月乃以  
商英為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兼專切提舉河  
事商英復陳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復平恩四  
掃三曰引大河自古河海四曰築御河西  
堤而開東吳之積五曰開木門口惟從發河東流大  
要欲隨地勢疏濬入海會四月河決蘇村七月詔商  
英等治河止蓋不聽吳因河事差弊官更並罷後置  
此外都水丞司遷行河國元年春尚書省言自古是

蘇村派水後亦全河廢流今台嶺高三四尺宜立西  
堤望都水使者言若題同先年司經度之於是左  
正言任伯雨奏河為中國急二一歲矣自古竭天下  
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屬大河  
之勢以從人言言其害甚近二區不敢遠引祇知元祐末  
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謂此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  
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恤國用力寔東流之議官洪  
流中立馬頭設鑿鑿橫切材木耗費百倍力竭水勢  
使之東注險虛驚也非特行地之而已增堤在防備  
備恐決溢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

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  
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  
泥沙相半流行既久遷遷於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  
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為  
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攔水勢使不至  
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  
增設堤防乃為長策風聞近日之有議者獻東流之  
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訟區場百無一有事  
勢窘急固不可為抑亦自高注下端流奔溢潰決亦  
大勢不可改設若興二公私徒耗始非利民之舉實

宋史九十三

自困之道也崇寧二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  
河既由西路歷公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堤至深  
州又北下衡水縣乃達于冀北此度河過遠來鎮及  
分遣屬僚相視邊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無有  
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况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  
因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修直河以殺  
水勢四年二月工部言乞修蘇村等處運糧河堤為  
正堤以反漲水較修棄堤直堤可減工四千四萬料  
七十一萬有奇從之閏二月尚書省言大河北流合  
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府厭椎霸莫州

及公邊塘濼萬一決溢為害甚大詔增二埽堤及儲  
蓄以備漲水是歲大河安流五年二月詔滑州繫浮  
橋於北岸仍築城壘置官兵守護之八月葺陽武副  
堤大觀元年二月詔於陽武上埽第五鋪開修直河  
至第十五鋪以分減水勢有司言河身當長三千四  
百四十步面闊八十尺底闊五六尺深七尺計役十萬  
七千餘工用入六三千五百八十二凡一月是役之  
十二月工部員外郎趙震言南北兩丞司合開百餘  
者凡為里八十有七厓總長八九高異時成功可免  
河防之憂而省遠之費詔從之二年五月

夫之議大略謂黃河調發又夫修築堤岸每歲春首  
暨動數路常至敗家破產今春得州魚池堤岸起夫  
役官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土增築堤岸此之謂夫  
夫有贏餘乞詔有司應堤埽之調香夫並依此例立  
為永法詔曰河防夫二歲役止禹濱河之民困於調  
發可上戶出錢免夫下戶出力充役其相度條畫以  
聞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又以  
趙州隆平下濕亦遷之六月己卯都水使者吳玠言  
自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  
清州獨流砦三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

歲月寢久侵犯塘堤衝壞此路齧損城砦臣奉詔修  
治隄防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堤當九河之尾恐不  
能敵若不遇有損缺逐旋增修即又至墮壞使與塘  
水相通於邊防非計也乞降旨修葺從之庚寅冀州  
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三年八月詔沈純議開播光  
源河兔源在廣武埽對岸分減埽下漲水也政和四  
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齡言今歲夏秋漲水河流  
上下並行中道滑州浮橋不勞解折大省歲費詔許  
稱賀官吏推恩有差昌齡又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  
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大伾山西而止

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曾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為馬頭又有中澗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太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為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山為趾以繫海梁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役朝廷喜而從之五年置提舉修繫永橋所六月癸丑降德音于河北京東京西路其略曰鑿山曬渠循九河既道之迹為梁跨趾成萬世永賴之功役不踰時慮無愆素人絕往來之阻地無南北之殊靈祇懷柔黎庶呼

舞春一日朔野變暨近畿畚鍤繫與薪芻轉徙民亦勞止朕甚憫之宜推在宥之恩仍廣蠲除之惠應開河官吏令提舉所具功力等第開奏又詔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天成橋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七月戊辰御製橋名磨崖以刻之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然湍激猛暴過山稍隘往往泛溢近若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軍其後遂注成巨濬云是月昌齡遷工部侍郎八月己亥都水監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為患乞移軍城於大伾山居山

之間以就高仰從之十月丁巳中書省言冀州棗強  
埽决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諳河事詔以王仲元代之  
十一月丙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連經漲淤灘面  
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今若修閉棗強上埽决口其  
費不貲兼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修閉東堤上下  
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能全免决溢  
之患今漫水行流多咸鹵及積水之地又不犯州軍  
止經數縣地分迤邐纏御傾軛納黃河欲自决口上  
恩州之地水堤為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合  
大河從之乙亥臣僚言禹跡湮沒於數千載之遠陛

下神智獨運一旦興復導河三山長堤盤固橫截巨  
浸依山為梁天造地設威示南北度越前古歲無解  
繫之費人無病涉之患大功既成願申飭有司以日  
繼月視水向著隨為隄防益加增固每遇漲水水官  
漕臣不輟巡視詔付昌齡六年四月辛卯高陽開路  
安撫使吳玠言冀州棗強縣黃河清詔許稱賀七月  
戊午太師蔡京請名三山橋銘閣曰續禹繼文之閣  
門曰銘功之門十月辛卯蔡京等言冀州河清乞拜  
表稱賀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寧化鎮大河之  
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衝激之處歲久堤岸怯薄沁

水透堤甚多近鎮居民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時雨  
霈然一失堤防則不惟東流莫測所向一隅生靈所  
係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州往來邊路乞付有  
司貼築固護從之六月癸酉都水使者孟揚言舊河  
陽南北兩河分流立中潭繫浮梁頃緣北河淤澱水  
不通行止於南河修繫一橋因此河項窄狹水勢衝  
激每遇漲水多致損壞欲措置開修北河如舊修繫  
南北兩橋從之九月丁未詔揚專一措置而令河陽  
守臣王序營辦錢糧督其工料重和元年三月己亥  
詔滑州濬州界萬年堤全籍林木固護堤岸其廣行

種植以壯地勢五月甲辰詔濬州河陽縣第一埽自  
春以來河勢湍猛侵齒民田邈邈近州城止二三里其  
令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陽守臣措置固護是秋兩廣  
武婦危急詔內侍王仍相度措置宣和元年九月辛  
未蔡京等言南丞管下二十五埽今歲漲水之後岸  
下一例生灘河行中道實由聖德昭格神祇順助望  
宣付史館詔送祕書省十二月開修兔源河并直河  
畢工降詔獎諭二年九月己亥王黼言昨孟昌齡計  
議河事至滑州韓村埽檢視河流衝至寸金潭其勢  
就下未易禦遏近降詔旨令就畫定港灣對開直河

方議開鑿忽自成直河一道寸金潭下水即安流在  
役之人聚首仰嘆乞付史館仍帥百官表賀從之三  
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是歲水  
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四年四月壬子都水  
使者孟揚言奉詔修繫三山東橋凡役工十五萬七  
千八百令累經漲水無虞詔因橋壞失職降秩者俱  
復之揚自正議大夫轉正奉大夫七年欽宗即位靖  
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殿大學士  
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揆父子  
相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堤防之功多張稍

椿之數窮竭民力聚斂金帛交結權要內侍王仍為  
之奧主超付名位不知紀極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  
西之民猶憚其後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  
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為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  
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所辟官吏計金叙  
績富商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選分爵賞每興一  
役乾沒無數省部御史莫能鈎考陛下將澄清朝  
著建立事功不先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望  
籍其姦贓以正典刑詔並落職昌齡在外宮觀揚依  
舊權領都水監職事揆候措置橋船畢取旨翰復請



宋史志卷第四十一  
十五  
鈞考簿書發其姦賊乃詔昌齡與中大夫揚揆與中  
奉大夫三月丁丑京西轉運司言本路歲科河防夫  
三萬溝河夫一萬八千緣連年不稔群盜劫掠民力  
困弊乞董數減放詔減八千人

汴河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  
廣濟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南爲汴首受黃河之  
口屬于淮泗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  
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爲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  
及至東南之產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  
炭以輸京師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故於

諸水莫此爲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  
察之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歲易易則度地形相  
水勢爲口以通之過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  
役者多溺死吏又並緣侵漁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  
大祖建隆二年春導索水自旃然與湏水合入于汴  
三年十月詔緣汴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  
植榆柳以固堤防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七月開封府  
言汴水溢壞開封大寧堤浸民田害稼詔發淮孟丁  
夫三千五百人塞之三年正月發軍士千人復汴口  
六月宋州言寧陵縣河溢堤決詔發宋亳丁夫四千

五百人分遣使臣護役四年八月又決于宋城縣以  
本州諸縣人夫三千五百人塞之淳化二年六月汴  
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  
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  
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  
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  
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盱水勢遂  
定帝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淖沾衣知縣  
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是月汴又決于宋城縣  
發近縣丁夫二千人塞之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

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尚侍臣汴水疏  
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洎聞其言曰禹  
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孟津東至于  
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戚寧是也漢云黎陽  
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三最其為三最其立疏二  
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滎水東流  
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自引傍西  
山以東北形高故壞堤水勢不便流溢矣三碣石入  
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陸不至于大陸降水即濁漳大  
陸則邢州鉅鹿澤滹沱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  
宋史九十三

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滎州今為一河言逆  
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  
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義格而東也高又於滎澤  
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陰儀  
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  
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蓋言渠  
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也曰  
荥若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宗謁者王吳始作浚儀  
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為  
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過渠口  
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  
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于  
邲邲又音坂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  
東經滎陽北旆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  
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  
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  
唯汴渠首受旆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大和中桓温北  
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  
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清塞裕更疏鑿而漕  
運為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

南男文百萬開汴水起榮澤入淮千餘里乃為通濟  
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  
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  
下利於轉輸晉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  
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  
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之初  
改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彛輝  
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  
陰倉嘉太原等倉凡三千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  
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

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  
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  
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  
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  
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  
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  
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  
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畝流培  
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  
曰鷓鴣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

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  
沙趨東閩經廬壽浮穎步蔡歷堯邑溝入汴河不復  
經沂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  
而徐州順命惟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  
方所濫天下之漕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  
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  
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  
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  
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  
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

而已故祿山犯關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  
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  
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劉  
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  
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  
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  
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  
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成會天邑舳  
艦相接賸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亘中國首  
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

卷之四十一 地理志 四十一

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  
帝開明以本巡游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  
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真宗景德元年  
九月宋州言汴河決浸民田壞廬舍遣使護塞踰月  
功就三年六月京城汴水暴漲詔覘候水勢并工修  
補增起堤岸工畢復遣使致祭大中祥符二年八月  
汴水漲溢自京至鄭州浸道路詔選使乘傳減汴口  
水勢既而水減阻滯漕運復遣浚汴口八年六月詔  
自今後汴水添漲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  
防護八月太常少卿馬元方請浚汴河中流闊五丈  
深五尺可省修堤之費即詔遣使計度修浚使還上  
言泗州西至開封府界崖闊底平水勢薄不假開浚  
請止自泗州夾岡用功八十六萬五千四百三十八  
以宿亳丁夫充計減功七百三十一萬仍請於沿河  
作頭踏道僻岸其淺處為鋸牙以束水勢使其後成  
河道止用河清下卸卒就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長吏  
令佐督役自今汴河淤澱可三五年一浚又於中牟  
滎澤縣各置開減水河並從之天禧三年十二月都  
官負外郎鄭希甫言汴河兩岸皆是陂水廣浸民田  
堤脚並無流泄之處今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淮

望詔轉運使規度以聞仁宗天聖三年汴流淺特遣使疏河注口四年大漲堤危衆情恟恟憂京城詔度京城西賈陂固地洩之于護龍河六年尙當汴口康德與言行視陽武橋萬勝鎮宜存斗門其梁固斗門三宜廢去符界北岸請為別竇分減溢流而尙當汴口王中庸欲增置孫村之石限悉從其請七年德與言修河變地為並灘農戶所侵詔限一月使自實檢括以還縣官皇祐二年命使詣中牟治堤明年八月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歲以為常舊制水增七尺五寸則京師集焚丘八作排岸兵習至列河上以防河滿五日賜錢以勞之曰特支而或數漲數防又不及五日而罷則軍士屢疲而賜予不及是歲七月始制防河兵日給錢薄其數才比特支十分之一軍士便之明年遣使行河相利害嘉祐六年汴水洩溢常稽運漕都水奏河自應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駛無所阻惟應天府上至沛口或岸闊淺漫宜限以六十步闊於此則為水岸狹河扼束水勢令深駛稍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詔興役而衆議以為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沮敗事宜勿聽役旣半岸木不足募民出雜梢岸成而言者始息舊

曲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為駁直平夷操舟往來  
便之神宗熙寧四年創開訾家口日役夫四萬饒一  
月而成纔三月已淺澱乃復開舊口役萬三四日而  
水稍順有應舜臣者獨謂新口在孤栢嶺下當河流  
之衝其便利可當用勿易水大則泄以斗門水小則為  
轉渠於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議五年先是宣徽北  
院使中丞一官使張方平嘗論汴河曰國家漕運以  
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  
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  
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  
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專運糶米兼以小麥此乃大  
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  
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指之餘故國家於漕  
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漕  
恤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  
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今陳說利害以汴河  
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  
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願陛下特回聖鑒深賜  
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方平之言為王安石發也  
六年夏都水監丞侯叔獻乞引汴水淤府界開田安



石方主之水既發或至絕流公私重舟不可過有  
閣折者帝以人情不安嘗下都水分析并詔三司同  
府界提點官往視十一月元子奇建議及不閉汴口  
以外江網運直入汴至京慶運般安石以為然詔汴  
口官吏相視卒用其說是後高麗入貢令汴赴開  
七年春河水壅溢積潦敗堤八月御史盛陶謂汴河  
開兩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監宋昌元視兩口水勢檢  
同提舉汴口官王流流言壅家口水三分輔渠七分  
昌言請塞壅家口而留朝臣不時韓絳曰直如當國許  
之八年春安石再相叔敏言作疏濬汴河自南京至  
泗州梁深三尺至五尺惟虹縣以東有礪石三十里  
餘不可疏濬乞募民開修詔檢計工糧以聞七月叔  
獻又言歲開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調夫役今惟用壅  
家口減人夫物料各以萬計乞減河清一指揮從之  
未幾汴水大漲至深一丈二尺於是復請權閉汴口  
九年十月詔都水度量疏濬汴河淺深仍記其地分  
十年范子淵請用濬川把以六月興工自謂功利灼  
然請候今冬疏濬畢將把具舟船等分給逐地分使  
臣於閉口之後檢量河道淤澱去處至春水接續疏  
導大抵皆無其利已而清汴之役興

志卷第四十六

志卷第四十七

宋史九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權國軍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修進事都總裁臣等奉

勅修

河渠四汴河下  
金水河

洛河

蔡河

廣濟河  
京畿溝渠

汴河三白渠  
鄴許諸渠附

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復言汴口歲開閉修堤防通漕纜二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啣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為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為渠引洛入汴范子淵

知都水監丞晝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至仙山索水出高渚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堤為塘添取河水每百里置木渰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澗皆可引以為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于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二年正月使還以為工費浩大不可

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為請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芻捷為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為源注房家黃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為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于黃河上下置渰啓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即洛河舊口置水澗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古索河等暴漲即以魏樓榮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修護黃河南堤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三月庚寅

以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四月甲子興工遣禮官祭告河道侵民塚墓給錢徒之無主者官為瘞藏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并凡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為堤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開汴口徒官吏河清卒於新洛口戊辰遣禮官致祭十一月辛未詔差七千人赴汴口開修河道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闊多淺灘乞狹河六十里為二十一萬六千步詔四月興役五月癸亥罷草化浮堰五年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遠水槽

阻礙上下汴舟宜廢撤從之十月狹河畢工六年八月范子淵又請於武濟山麓至河岸并嫩灘上修堤及壓埽堤又新河南岸築新堤計役兵六千人二百日成開展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丈役兵四萬七千有奇一月成從之十月都提舉司言汴水增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減致開決堤岸今近京惟孔固斗門可以泄水下入黃河若於四斗門鑿可泄入廣濟然下尾窄狹不能盡吞宜於高橋鑿舊減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門開淘舊河築閘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馬河後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二月畢

工詔從其請仍作二年開修七年四月武德河廣八  
月詔罷營開縱其分流止護廣武三場若宗元祐元  
年閏二月辛亥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  
磨因此汴水淺澁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  
流汙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  
陛下仁聖惻怛親發德音令執政共議營救尋詔畿  
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  
患計一月畢工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  
水止得五日閉斷以此工後重大民間每夫日顧二  
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至

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  
入不過四十萬貫前戶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  
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  
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為愧  
况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為恠甚非陛下勤郵民  
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任民  
磨茶三月轍又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磨所占  
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磨可與不可廢罷  
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充怨望之慮辛亥  
轍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奏中丞管城等縣

水匱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所蓄幾何還出頃京  
畿何凡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害者以官地還之無  
田可還即給元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所存善遠然  
臣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道  
近水匱為雨水浸淫未得耕鑿知鄭州本象來近奏  
稱自宋用臣興置水匱以來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  
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  
月遂罷水匱四年冬御史中丞梁燾言嘗求世務之  
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  
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

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  
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堤  
闢大河於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為斗門名  
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澗也洛水本清而今  
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  
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婦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為  
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為欺罔朝廷  
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為慮而不知新沙踈  
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爛熳潰散將使怒流  
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

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寶以坐待其患何  
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為令之計宜復為汴口  
仍引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日年以來潤國養  
民之賜誠為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為  
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  
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  
留滯之弊時節啓閉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  
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  
可忽也惟折去兩岸舍屋盡廢做錢為害者一而甚  
小兩謂損小費而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  
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  
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河曠歲  
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  
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率不過一分上  
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卧北故潰溢北出自  
去歲以來稍稍卧南此其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頃早  
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開百  
餘步即可以通水二分既永為京師之福又減河北  
屢決之害兼水勢既已牽動在於回河尤為順便非  
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望

出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勢具圖以聞不報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詔導河本入汴紹聖元年帝親政復召宋用臣遂開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三寅帝語輔臣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抗之相度築欄水築堤丁巳帝諭執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霖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廣武埽壞河洛為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王宗室同方督作苟得不壞過此須圖久計丙寅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決口與清汴絕近緣洛河之南去廣武山千餘里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導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詔安持等再按視之十一月李偉言清汴導濕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為萬世利自元祐以來屢危急而今歲特甚三相視武濟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嘗所造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尾廢吳枯河基址埽修疏導回截河勢東北行留舊埽作這堤可以舒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詔宋用臣陳祐商覆後以聞十二月甲午二帝尚書蔡京言本部歲計皆藉東南漕運今年上供物至者十無二二而汴口

皆藉東南漕運今年上供物至者十無二二而汴口



已聞臣言高宗皇帝汴河堤岸司楊瑛乃稱自元豐二  
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間未嘗塞也詔依元豐條例明  
年正月庚戌用三亦言元豐間四月導洛通汴六月  
放水四時行流不絕過冬有凍即督沿河官吏伐冰  
通流自元祐二年冬深郵閉塞致河流涸竭殊失開  
通清汴本意今欲下日燒冰放水歸河水永不閉塞及  
冰解止將京西五斗門山嘴放以節水勢如惠民河行  
流自無壅遏之患從之二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  
西路常平李仲罷歸吏部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水輦  
運建言西京鞏縣河陽沁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  
分北有太行南有廣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間乃  
緣高跡昨自宋用臣創置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  
節次創置廣雄武等埽埽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  
况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別為之計患起不測思之  
寒心今如棄去諸埽開展河道講究興復元豐二年  
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力河流且無壅遏決  
溢之患望遣諸河事官相視施行又乞復置汴口俾  
舊以黃河水為節約之限罷去清汴埽口四年閏二  
月楊瑛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入京西界大白龍坑  
及三十六陂充水匱以助汴河行運詔賈種民同瑛

相度合占頃畝及所用功力以聞五月乙亥都提舉  
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為洛口名汴河為  
清汴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置清水以備澆灌而助  
行流元祐間却於黃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澶上流  
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修狹河身  
丈尺深淺檢計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  
及依舊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帝嘗謂  
知樞密院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為天源河蓋有  
深意元祐中必廢近賈種民奏若盡復清汴不用澆  
流乃當世靈長之慶布對曰先帝以天源河為國

福地此衆人所知何可廢也十二月詔京城內汴河  
兩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元符三年徽  
宗即位無大改作汴渠稍湮則浚之大觀中言者論  
胡師文昨為發運使創開泗州直河及築魚堤阻遏  
汴水尋復淤澱遂行廢拆然後併役數郡兵夫其間  
疾苦竄歿無慮數千費錢穀累百萬計狂妄生事誣  
奏罔功官員冒賞至四十五人師文由是自知州降  
充宮觀宣和元年五月都城無故大水浸城外官寺  
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將溢諸門皆城守起居郎李綱  
奏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

倉猝遐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  
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為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  
悍激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或淹浸旬時因以風  
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願詔廷臣  
各具所見擇其可採者施行之詔都城外積水緣有  
司失職隄防不修非大異也罷綱送吏部而募人決  
水下流由城北注五丈河下通梁山灤乃巳七月壬  
子都提舉司言近因野水衝蕩沿汴堤岸及河道淤  
淺若止後河清功力不勝望俟農隙願夫開修從之  
五年十二月庚寅詔沿汴州縣創添欄河鎖柵歲額

公私不以為便其遵元豐舊制靖康而後汴河上流  
為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乾涸  
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措  
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咨來兩京糧始足又  
擇使臣八員為沿汴巡檢每兩員各將兵五百人自  
洛口至西水門分地防察決溢云  
洛水貫西京多暴漲漂壞橋梁建隆二年留守向拱  
重修天津橋成甃巨石為脚高數丈銳其前以疏水  
勢石縱縫以鐵鼓絡之其制甚固四月具圖奏上降  
詔褒美開寶九年郊祀西京詔發卒五千自洛城築

宋史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一

市橋鑿渠抵漕口三十五里饋運便之其後導以通汴

蔡河貫京師為都人所仰兼閔水滄水淇水以通舟  
閔水自尉氏歷祥符開封合于蔡是為惠民河滄水  
自許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于蔡淇水出鄭之大  
隗山注臨潁歷鄆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鄭諸水令堅  
白鴈丈八溝京索令西河褚河湖河雙河蔡霸河皆  
會焉猶以其淺涸故植木橫棧也為水之節啓閉以  
時太祖建隆二年四月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  
自京師通許鎮二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

水南入潁川乾德三十一日令陳舉鼎率丁夫數千  
鑿渠自長社引淇水至京師合閔水淇水本出密縣  
大隗山歷許田會春夏霖雨則泛溢民田至是渠成  
無水患閔河益通漕匪太宗淳化二年以汜水汎溢  
浸許州民田詔自長葛縣開小河道淇水分流二十  
里合于惠民河真宗咸平五年七月京師霖雨溝溢  
壅惠民河溢泛道路壞廬舍知開封府寇準治丁岡  
古河泄導之大中祥符元年六月開封府言尉氏縣  
惠民河決遣使督視完塞二年四月陳州言州地跨  
下苦積潦歲有水患請自許州長葛縣浚成水河及

補豪村舊河以入蔡河從之九年知許州石晉請於  
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以漕京師遣使按視  
四月詔遣中使至惠民河規畫置壩子以通舟運仁  
宗天聖二年二月崇儀副使巡護惠民河四岸說獻  
議重修許州合流鎮大堰斗門初開咸水河通漕  
省迂路五百里詔遣使按視以聞五年八月都大巡  
護惠民河王堯基言先準宣惠民京索河水淺小緣  
出源西京鄭許州界惠民河下合橫溝白鴈溝京索  
河下合西河湖河雙河纜霸河文八溝各為民間截  
水待稻灌園宜令州縣巡察七年王堯基言按舊制  
蔡河斗門木板須依時啓閉調停水勢嘉祐二年正  
月開京城西葛家岡新河以有司言至春大水入  
京城請自祥符縣界葛家岡開生河直城南好草陂  
北入惠民河分注魯溝以紓京城之患神宗熙寧四  
年七月程昉請開宋家等堤畎水以助漕運八月三  
班借職楊琰請增置上下壩牐蓄水以備凌涸詔琰  
掌其事六年九月戊辰將作監尚宗儒言議者請置  
蔡河木岸計功頗大詔修固土岸八年詔京西運米  
于河北於是侯叔獻請因丁字河故道鑿堤置牐引  
汴水入于蔡以通舟運河成舟不可行尋廢十月詔

都水監展惠民河欲便修城也九年七月提轄修高  
城所請引霧澤陂水至咸豐門合京索河由京索陂  
入副堤河下合惠民都水監謂不若於順天門外築  
直河身及於染院後築入護龍河至咸豐門南復入  
京索河實為長利從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都水監  
言惠民河修築河次下硬堰畢工詔立捕獲盜泄賞  
大觀元年十二月開淇河入蔡河從京畿都轉運使  
吳擇仁之請也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詔差水官同京  
畿監司視蔡河隄防及淤淺者來春併工治之

真濟河導河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丈歲

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  
定陶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浚之三月幸新水門觀  
放水入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遂詔左監門  
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  
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達於五  
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石龍武  
統軍陳承昭護修五丈河役車駕臨視賜承昭錢二  
十萬乾德三年京師引五丈河造西水碓太宗太平  
興國三年正月命發近縣丁夫浚廣濟河真宗景德  
二年六月開封府言西京沿汴萬勝鎮先置斗門以

減河水今汴河分注濁水入廣濟河壅塞不利帝曰  
此斗門本李繼源所造屢詢利害教為始因京索一  
遇雨即汎流入汴遂置斗門以便通漕若遇壅塞復  
慮決溢因令多用巨石高置斗門水雖甚大而餘波  
亦可減去三年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  
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湖漕路役既成遣使  
覆視繪圖來上帝以地有隆阜而水勢極淺雖置堰  
埭又歷呂梁灘積之險非可漕運罷之仁宗天聖六  
年七月尚書駕部員外郎閻貽慶言五丈河下接濟  
州之合蔡鎮通利梁山樂近者天河決滄瀋民田壞  
道路合蔡而下漫散以通舟楫請治五丈河入夾黃河  
因詔貽慶與水官李忠規度計功料以聞神宗熙  
寧七年趙濟言河決激運自此物賤傷農宜議興復  
以便公私詔張士澄初瑛修治八月都提舉汴河堤  
岸司言欲於通津門汴河岸東城裏三十丈內開河  
下通廣濟以便行運從之八年又遣瑛同陳祐甫因  
汴河置滲水塘又自移賈斗門置壘堤八滲水入西  
賈陂由減水河注霧澤陂皆為河之上源九年詔依  
元額漕粟京東仍修壘而為閉之節九年三月詔  
遣官修廣濟河壘神元豐五年三月癸亥罷廣濟壘

運司移土供物自淮陽軍界入汴以清河蓋運司為  
名命張士澄都大提舉七月御史王植言廣濟安流  
而上與清河沂流入汴遠近險易較然慶之非是詔  
監司詳議七年八月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言京東  
地富穀粟可漕獨患河溢若因修京城令役兵近汴  
穴土使之成渠就引河水注之廣濟則漕舟可通是  
一舉而兩利也從之哲宗元祐元年詔戶符舊澤  
陂募民承佃增置水匱又即宣澤門外仍舊引京索  
開置漕架水流入咸豐門首以為廣濟淺溢之備三  
月三省言廣濟可蓋運近因言者廢罷改置清河蓋

運迂遠不便詔知棣州王諤措置興復都水監亦言

廣濟河以京索河為源轉漕京東歲計今欲依舊即令

於宣澤門外置漕架水流入咸豐門裏由舊河道復

廣澤河源以通漕運從之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道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

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

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

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漕

東匯于五丈河公私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屋

後苑內庭池沿水管至馬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



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為大輪激之高  
注晉王第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詔供備庫使謝  
德權決金水自天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  
轉繚太廟入后廟皆甃以礮甃植以芳木車馬所經  
又累石為間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引東  
由城下水實入于濠京師便之神宗元豐五年金水  
河透冰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  
別為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  
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  
源先是舟至蔡橋頗帶舟行坑尊各通汴遂自城西

超字坊引洛水以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  
入禁中而槽廢然舊惟供洒掃至徽宗政和間容佐  
請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內中花竹  
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重和元年六月  
復命藍從熙孟憲等增堤岸置橋槽壩辟濬蓋水道  
水入內內度池築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  
宗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道入天源河  
助  
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纒勝百斛船喻舟  
不雨即竭至道二年三月內殿崇班閻光澤國子博

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  
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  
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  
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  
遂罷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為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  
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神宗熙  
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  
水為源倣真楚州開平河置牌則四時可行舟因廢  
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  
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

遷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為漕  
河引黃河一支乃為經之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  
皆通漕為利誠大恐汴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沔同  
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淮河至于淮八百  
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功則相視仍  
請發戍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立其役從  
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賦導汴南諸水是言  
失於疏浚為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  
初三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言以白溝  
不可為而汴獨見可為安石曰果不可為罷之請宣

宋史卷四十七

若可為即為時為之何也計後人言也  
年十月都水監丞孟昌言開濬合  
開堰放水仍舊通流

京畿諸澤池亦都地廣平賴溝渠以行水  
二年五月詔開京城濬以通舟楫  
年分遣入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  
先是京都每歲春濬溝瀆而勢家  
者帝聞之遣使分視自是不復有  
果集無所壅遏都人賴之大中祥符  
謝德權治溝道尊太一宮積水

潘河五年二月帝宣示宰臣曰京師所開溝渠  
鈐轄仍令內侍分察吏擾仁宗天聖元年八月東西  
入作司與內殿承制閤門祇候劉承崇等言  
廂初置八字水口通流雨水入渠  
富及勢要阻抑乞下令巡察從之二年七月  
遊閤門祇候張君平等言準敕按  
京宿直諸州濬河形勢疏決利  
高下連屬開治水勢依  
役均定置濬以主之二施工  
收及水產不行有言民田者  
官吏之罪令償其費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七

三約永官吏毋敢取夫衆財貨入已四縣令佐地守  
卒有能勸課民自墾工謂治不致水害者叙爲勞  
績若日與家復官功績尤多別議旌賞五民或於古  
河渠中修築堰堤蓄水取魚蟹至數萬水浸暴集河  
流不通則致深害乞嚴禁之六開治工畢按行新舊  
廣深丈尺入校工力以所出土於濬河岸一步外築  
爲堤埝七凡濬池上廣一丈則底廣八尺其深四尺  
此形高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爲率有廣狹不等處折  
計之則畢立之日易於覆視八古溝池在民田中久  
已淤平今爲賊籍而頃開治者據所占地步爲限其

賦詔令頒行神宗熙寧元年三月都水監言畿內溝  
河至多而諸縣各役人夫開濶十纜二三頃二三年  
方可畢立請令府界提點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  
功料據合差夫數以五分夫役十分三依年分開濶  
提點司通行點校從之二年閏十一月詔以府界道  
路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溝畝元豐五年詔  
開在京城濠闊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  
泉止徽宗大觀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  
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導是月又詔自京至八角鎮積  
水妨行旅轉運司選官疏導修治橋梁毋使病涉

白河在唐州南流入漢太平興國三年正月西京轉運使程能獻議請自南陽下向口置堰迴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達于京師以通湘潭之漕詔廢唐鄧汝頴許蔡陳鄭丁夫及諸州兵凡數萬人以弓箭庫使王文寶六宅使李繼隆內作坊副使李神祐劉承珪等護其役塹山陘谷歷博望羅渠少柘山凡百餘里月餘抵方城地勢高水不能至能獻復多役人以致水然不可通漕運會山水暴漲石堰壞河不克就卒陘廢焉端拱元年供奉官閻門祗候閻文遜苗忠俱上言開荆南成東漕河至師子口入漢河可通荆峽

漕路至襄州又開古白河可通襄漢漕路至京詔八作使石全振往視之遂發丁夫治荆南漕河至漢江可勝二百斛重載行旅者頗便而古白河終不可開三白渠在京兆涇陽縣淳化二年秋縣民杜思淵上書言涇河內舊有石堰以堰水入白渠既雍耀田歲收三萬斛其後多歷年所石堰壞三白渠水以溉田不足民頗艱食乾德中節度判官施繼業率民用稍穰匳籬棧木截河為堰壅水入渠緣渠之民頗獲其利然凡遇暑雨山水暴至則堰輒壞至秋治堰所用復取於民民煩數役終不能固乞依古制調丁夫修



疊石嬰可得數十年不壞所謂著勞永逸矣詔從之  
 遣將作監丞周約已等董其役以用功尤大不能就  
 而止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  
 渠利害按舊史鄭渠元引涇水自仲山西抵鞏口並  
 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收一鍾白渠  
 亦引涇水起谷口入櫟陽注渭水長二百餘里溉田  
 四千五百頃兩渠溉田凡四萬四千五百頃今所存  
 者不及二千頃皆近代改修渠堰浸隳舊防繇是灌  
 溉之利絕少於古矣鄭渠難為興工今請遣使先詣  
 三白渠行視估及修舊亦於是詔大理寺丞皇甫選光

祿寺丞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還言周覽見鄭渠之制  
 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尾二百餘里連  
 亘山足岸壁頽壞墮廢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涇河平  
 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漸下與渠  
 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  
 致力其二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  
 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今增  
 築堤堰以固護之舊設節水斗門一百七十有六皆  
 壞請悉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亦墮圯  
 若復議興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崇勢別開

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渠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填  
即時浚治嚴豪民盜水之禁淫河中舊有石堰修廣  
皆百黃捍水雄壯謂之將軍堰廢壞已久杜思淵嘗  
請興修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梢樁萬一  
千三百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涉夏水潦木堰壞壞  
漂潰散失至秋復率民以葺之數畝重困無有止息  
欲令自今溉田既畢命水工拆堰木實於岸側可充  
二三歲修堰之用所役緣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  
三千人疏渠造堰各獲其利固不憚其勞也選能吏  
司其事置署於淫陽縣側以時行視往復甚便又

鄧許陳穎蔡宿亳七州之地有公私開田凡三百五  
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民力不能盡耕皆漢魏以  
來召信臣杜詩杜預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立開  
闢之地內南陽界鑿山開道疏通河水散入唐鄧襄  
三州以溉田又諸處陂塘防壞大者長三十里至五  
十里闊五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其溝渠大  
者長五十里至百里闊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  
五尺可行小舟臣等周行歷覽若皆增築陂堰勞費  
頗甚欲隄防未壞可與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  
漸圖建置時著作佐郎孫晃檢監三白渠詔晃依選

等奏行之後自仲山之南移治涇陽縣其七州之田  
令選於鄧州募民耕種皆免賦入復令選等舉一人  
與鄧州通判同掌其事選與亮分路按察未幾而罷  
景德三年益鐵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威陳開中  
河渠之利請遣官行鄭白渠與修古制乃詔太常博  
士尚質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賓言鄭渠久廢不可  
復今自介公廟迴白渠洪口直東南合舊渠以吠注  
可灌富平櫟陽高陵等縣經久可以不竭工既畢而  
水利饒足民獲數倍

志卷第四十八

宋史九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歸德軍節度使相國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管等奉

勅修

河渠五

滹河

滹河

滹河

滹河

滹河

滹河

滹河

漳河源於西山由磁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胡盧

河合流其後變徙入于大河神宗熙寧三年詔程昉

同河北提點刑獄王廣廉相視四年開修役兵萬人

袤一百六十里帝因與大臣論財用文彦博曰是財

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

出於東則鑿於西利害一也今登天開治從東從西

東

西

東

西

東

西



何利之有三安石曰使漳河不白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為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等民先王所謹然以侯道使民雖勞不可不聽會京東河北大風三月詔曰風變異常當安靜以應天災漳河之役所農來歲為之未聽中書格詔不下尋有旨權令罷役程昉憤恚遂請休還朝廷令以鄆水丞領淤田事於河上五月御史劉摯言昉等開修漳河凡用九萬夫物料不預備官私應急勞費百倍逼人夫夜役踐蹂田苗發掘墳墓殘壞桑柘不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而昉等妄奏民阻於上後河北相劉劄劾都盡而昉等仍乞於洛州調急夫又欲令役不分番次其急切擾攘至於如此乞重行貶竄以謝疲民中丞楊繪亦以為言安石為昉辨說其力後卒開之五年工畢昉與大壘寺丞李宜之知洛州黃秉推恩有差七年六月知冀州王慶民言州有小漳河向為黃河北流所壅今河已東乞開濬詔外郭水監相度而已

濬沱河源於西山由是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神宗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深州祈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

三百五十五  
人并胡盧河增治之元豐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滹沱自熙寧八年以後汎濫深州諸邑為患甚大諸司累相度不決謂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最為便順而屯田司懼與淤澇煩文往復無所適從昨差官計之若障入胡盧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治程昉新河約用工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定歸一策詔河北屯田運司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視五年八月癸酉前河北轉運副使周革言熙寧中程昉於真定府中渡創設滹沱梁增費數倍既非形勢控扼請歲八九月易以版橋至四五月防河即拆去權用船渡從之

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達于海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道以絕河患先是議者欲於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黃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謂第開見行流處下接胡盧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雖於河流為順然其間漫淺沮洳費工尤多不若開為欄堤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

入五股河後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舉羅便糧草皮  
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庶授視一人議愷詔調鎮趙邢  
洛磁相州兵夫六萬濟之以寒食後入役三年正月  
韓琦言河朔累經災傷雖得去年夏秋一稔瘡痍未  
復而六州之人奔走河役遠者十一二程近者不下  
七八程比常歲勞費過倍兼鎮趙兩州舊以次遠未  
嘗差夫一旦調發人心不安又於寒食後入役比滿  
一月正妨農務詔河北都轉運使劉正相度如可就  
寒食前入役即亟與工仍相度言取遠州縣里咸差夫  
而撥修塘堤兵千人代其役一日八倍又奏御可曾運  
通流不守減大河夫役於是止令樞密院調兵三千  
并都水監卒二千三月又益發壯城兵三千仍詔提  
舉官程昉等從迫功限六月河成詔昉赴關遷宮苑  
副使四年命昉為都大提舉黃御等河八年昉與劉  
琦言衛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婦開濬引大河水注  
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啓閉其利有  
五王供者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  
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之虞二也沙河引水入于  
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  
門啓閉無以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奇便免數百里

宋史九十五 卷之八十五 河渠志 一 御河 一 德博 一 奇便 一 免數百里

大河之險也。一舉而五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後之九年秋，助奏畢功。中書發論賞，帝令河北監司案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安博。慶實十月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發掘江淮舟楫，徹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功料極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即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澀，必致於淤。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濬。况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觀。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及壞。夫來行運，億謂通江淮之漕，即充不然。自江浙淮汴之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于北京。自北京和舊車來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千緡。却於御河裝載，却運城裏，皆一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云冬外監丞成於北京黃河新堤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業亦疎。此乃應寧四年秋黃河下注御河之處。當時朝廷遣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大名恩賞之人至今瘡痕未平。今奈何反欲開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悻違謀  
之官止作遷延回報謂俟修固御河渠防方議開置  
河口沉御河渠直僅如蔡河之類言每春納河水頃  
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之別委清驛官相視利  
害并議可否又言今之水官亦為不職容易建言僥  
倖恩賞朝廷便為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  
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可令奸妄輩橫貴生  
民膏血已而都水監言連河之置雙牌例放舟船實  
便與考博所言不同十一月命知制誥鄭本與都水  
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官當覈給茶貨

至應接沿邊權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秋陽出  
卸轉之御河實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  
朝廷曾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渡通口下卸劉表  
轉致費亦不多非因程勃等學書於梓州西南清少  
河故迹決口置神農堤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官運  
郡倉庫自興役至畢凡用錢米功料一百萬有奇今  
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箱軍一千七百餘人  
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總百餘日所過船  
械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二萬八千  
餘步沙河三石民田滄海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  
餘石

宋史卷之五 五 庚 刑

貫石有餘有費無利則如鐵者所議然尚有大有衛  
州居御河上港而西臨富三供向者之會所以捍黃  
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元豐引河而置牌之地繞及  
四身之半詢之工人云自慶曆八年後大水亡至方  
其盛時港波有半堤者今河漲之順三年矣護復築  
水暴漲則河身心在牌口之上以端悍之勢而無堤  
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巨患蓋兩之禍不特在  
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與一  
歲所濟船載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弊  
不皆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俗民之意哉臣博

論究極利病咸以謂葺故交堰新口存新牌而勿治  
庶可以銷淤激決溢之患一兩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  
勞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紓飛輓之勞  
未幾仍果決衛州元豐五年提舉河北黃河堤防司  
言御河狹隘堤防不同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綱運  
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既從之矣明年戶部侍郎奏  
周輔復請開撥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船至邊是時  
每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輟迄莫能定  
天抵自小長場決大河北流御河數為漲水所冒亦  
或湮沒執三宗紹聖三年四月河北都轉運使吳安符

四百个  
始奏大河東流御河復出詔委前都水丞李仲提舉  
開導徽宗崇寧元年冬詔侯臨同北外都水丞司開  
臨清縣堤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計度西堤  
開置斗門決北京恩冀滄州永壽軍積水入御河枯  
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  
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一萬餘工修西堤三月始  
畢漲水復壞之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修  
御河東堤為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瀆河  
夫千人赴役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婦官兵  
分地步修築又取棗強上婦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榆

柳為樁亦

塘濼緣邊諸水所聚因以限瀆河北屯田司緣邊安  
撫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轉運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  
淺深屯田司李甲工部其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黑  
龍港西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破船淀及淀方淀為  
一水衡廣一百一十里縱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  
深五尺東起乾寧軍西信安軍永濟渠為一水西合  
鵝象淀陳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家淀為一水衡廣  
一百一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餘或六尺  
東起信安軍永濟渠西至薊州百口合水汶淀得

宋史九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一

一

一

三  
勝渡下光旋小蘭旋李子旋大蘭旋為一水衡廣七  
十里或十五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東北起霸  
州莫合口西南保定軍人毋若合羅縣旋迴旋為一  
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軍  
並塘岸水最淺故歲平曰德中契丹南牧以霸州信  
安等為歸路東南起保山軍西北雄州合百水旋黑  
羊旋小蓮花旋為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五里或  
十里其深八尺或九尺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大  
蓮花旋洛陽旋牛橫旋車池旋疇旋白羊旋為一水  
衡廣七十里縱二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

尺或七尺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旋至保州合齊文旋  
勞旋為一水衡廣二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  
三尺或一丈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高沈苑  
河為塘衡廣三十里縱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  
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鷄距泉向泉為稻田方田衡廣  
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何承年以黃懸  
為判官始開置屯田築堤備水為阻固其後益增廣  
之凡並邊諸河老滄苑胡盧永濟等河皆匯于塘天  
聖以後相循而不察使領于沿邊屯田司而當職之  
吏各從其所見或曰有兵將在契丹來云無所事塘

宋史九十五  
卷之八十五  
一  
邊  
屯  
田  
司  
而  
當  
職  
之  
吏  
各  
從  
其  
所  
見  
或  
曰  
有  
兵  
將  
在  
契  
丹  
來  
云  
無  
所  
事  
塘



四百一十  
自邊吳淀西望長城口尚百餘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至  
致舟騎馳突得此路是矣塘雖距海亦無所用夫以無用之塘而廢可耕之田則邊穀貴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廣以息民為根本或者則曰河朔幅員二千里地平夷無險阻契丹從西方入我兵大掠由東方而歸我嬰城之不暇其何以禦之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綿亘十州軍伍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于其西矣孰謂無益論者自是分為兩歧而朝廷以契丹出沒無常阻固終不可以廢也

仁宗明道二年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奏曰臣嚮為沿邊安撫使與安撫都監劉志嘗陳備邊之略臣今徙真定路由順安安肅保定州界自邊吳淀望趙曠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竊恨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不能為朝廷預設深遠高厚以為扼塞臣聞太宗朝嘗有建邊置方田者今契丹國多事兵荒相繼我乘此以引水植稻為名關方田置四勝四面穿溝築縱廣一丈深一丈鑿坎交錯兩溝間為曲為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滌河鵝鵝泉分注溝中地高

則用水車引灌既高便願以劉志平廣信軍與楊  
懷敏共主其事數年之後必有成績帝遂密敕平與  
懷敏漸建方田侍禁劉宗言又奏請種木于西山之  
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契丹也後劉平去自定懷敏  
猶領屯田司總自益廣至吞沒民田蕩溺亡墓百姓  
始告病乃有盜決以免水患者懷敏奏立法依盜決  
堤防律景祐二年懷敏知雒州又請立木為水則以  
限盈縮寶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於  
石塚口導永濟河水以注緣邊塘泊請免所經民田  
稅從之時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  
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慶曆二年二月己巳  
契丹遣使致書求關南十縣且曰營寨長堤填塞臨  
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濬於猜嫌慮難敦於信  
睦四月庚辰復書曰營寨填壕開決陂塘時緣霖潦  
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緼猜疑  
以虧信睦遣使劉六符嘗謂曹旨朝曰南朝塘濬何  
為者哉一葦可抗將蓋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  
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謂濬其地必憂六帝問三拱辰  
對曰兵事尚美被誠有謀不應以事敵此六符誇言  
爾後險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邊疆也帝深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十一

然之七月契丹復議和好約兩界河淀已前開畝者  
並依舊矣自今已後冬不冰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  
決洩壅塞量差五六取便修葺疏道非將零濼別至  
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是歲劉宗言知順安軍  
上言屯田司濬塘水漂招督鄉六千戶五年七月初  
與契丹約罷唐兩界塘淀約既定朝廷重其事自是  
每邊臣言利害雖聽許必戒之必毋張皇使契丹有  
詞而高懷敏獨治塘為急是月懷敏密奏曰前轉運  
使沈邈開七級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順安軍劉  
宗言閉五門幘頭港下赤大渦如竹林口漳河水不使

入塘臣已復通之令注曰羊淀矣邈宗言朋黨沮事  
如此不讒誅無以懲後詔從懷敏奏自今有妄乞改  
水口者重責之嘉祐中御史中丞韓絳言宣祖已上  
本籍保州懷敏唐水侵皇朝遠祖墳近闕詔旨以  
錢二百千賜本宗使易葬此屬薄國體亦其物論駭  
嘆願請州縣屏水患而已知雜州趙滋言屯田司當  
徐河間葉堤斷水塘堤具有可覆視也宜開水實六  
十尺修石限以節之咸可其奏八年河決提點刑獄  
張問言視八州軍塘出之為堤以畜西山之水涉夏  
河溢而民曰無憂亦流石焉神宗康寧元年正月復

汾州西河濼濼書三載東園四十里歲旱以溉民田  
兩以瀦水又有溝魚麥之利可然貧民則導運使  
王沿廢為田人不以為便至是知雜御史劉遂請復  
之是歲又遣程昉諭邊臣營治濼濼必備守禦五年  
東頭供奉官趙忠政言界河以南至滄州凡二百里  
夏秋可獲涉遇冬則水合無異平地請自滄州東接  
海西抵西山植榆柳桑棗數年之間可限契丹然後  
施力耕種益出租賦以助邊儲詔程昉察視利害以  
聞六年五月帝與王安石論三公設險守國安石曰  
周官亦有掌甸之官但多侵民田恃以為國亦非計  
也太祖時未有塘泊然契丹莫敢侵軼他日樞密院  
官言程昉放濼沱水大懼填淤塘濼失險固之利安  
石謂濼沱舊曰入邊吳汝新入洪城淀均塘濼也何言  
不言而今言乎蓋安石方主昉等故其論如此六年  
十二月癸酉命河北同提點制置使田使閻士良專  
與修撲椿口增灌東塘汝濼先是滄州北三堂等塘  
濼為黃河所注其後河改而濼塞程昉嘗請開莒邑  
灣引河水而功不成至是士良請堰水絕御河引西  
塘水灌之故有是命七年六月丁丑河北沿邊安撫  
司上制置沿邊浚陂塘築堤道條式圖請行邊郡屯

宋史九十五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五

四百八十一  
田司又言於沿邊軍城植柳蔕麻以備邊用而從之  
九年六月高陽關言信安軍等塘濼皆因不收獨流  
決口至今乾涸於是命河北東西路分遣監司視廣  
狹淺深具圖本上十年正月甲子詔先修築河北破  
缺塘堤收匱水勢其信安軍等處因塘水減涸退出  
田土已召人耕佃者復取之元豐三年詔諭邊臣曰  
比者契丹出沒不常不可全恃信約以為萬世之安  
況河朔地勢坦平略無險阻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  
水實為礙塞御等當體朕意協力增修自非地勢高  
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濶廣用謹邊防蓋功利近

在目前而不為良可惜也六年十二月定州路安撫  
使韓絳言定州界西自山麓東接塘淀綿地百餘里  
可儲水設險詔以引水灌田陂為名哲宗元祐中大  
臣欲回河東流者皆以北流壞塘濼為言事見前篇  
徽宗大觀二年十二月詔曰潞水為塘以備汎濫留  
屯營田以實塞下國家設官置吏專總其事州縣習  
玩歲久隨壞其令屯田司循祖宗以來塘堤故迹修  
治之毋得增益生事大抵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  
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舟故指為險固之地其後  
淤澱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濶去積水

三百八十六  
自是堤防壞矣

河北諸水有通轉餉者有為方田限遼人者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正月遣八作使郝守濬分行河道於遼境者皆疏導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鷄距河五十里入白河自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端拱二年以左諫議大夫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魏羽為副使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索湘為副使欲大興營田也先是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未嘗敢由此路入每歲數擾順安軍議者以為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

洫益樹五稼所以實邊廩而限契丹雍熙後數用兵岐豳皆之館敗衄之後河朔之民農桑亦多闕田且其田增倍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成卒皆倍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詔止令葺營田之議遂寢淳化二年移河并轉運使請自深州新若鎮開新河導胡盧河分為一汭凡二百里抵常山以通漕運胡盧河源於西山始自冀州新河鎮入深州武彊縣與滹沱河合流其後變徙入大河至神宗熙寧中內侍程昉請開決引水入新河故道詔本路遣官按視永靜軍判官林伸東

光縣令張言舉言新河地形高仰恐害民田昉言地勢最順宜無不便仍復遣劉璿李直躬考實而璿等卒如昉言伸等坐貶官四年春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朔州界引滹沱水灌稻高屯田用實軍廩且為備禦馬初臨津令黃憲上封事成稱水田之利乃以承矩洎內供奉官閻承翰等直張從古同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事仍以憲為大理寺丞充屯田判官其所繕書悉如憲奏真宗咸平四年知靜戎軍王能請自姜女廟東決鮑河水北入開基淀又自靜戎之東引北注二臺小李村其水溢入長城口而南又壅使北流而東入于雄州五年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復請自靜戎軍東擁鮑河開深入順安軍又自順安軍之西引入威虜軍置水陸營曰於原側濟等言役成可以達糧漕隔遠騎帝許之獨鹽基淀稍高恐決引不便不從其議因詔莫州都尉石普并護其役踰年功畢帝曰普引軍壁馬村以西開鑿深廣是以張大軍勢若邊城壕溝悉如此則遠人倉卒難馳突而易追襲矣其年河北轉運使耿望開鎮州常山鎮南河水入洺河至趙州有詔褒之三月西京左藏庫使舒知白請於泥姑海口章口復置海作務

造舟令民入海捕魚因偵平州機事異日王師征討  
亦可由此進兵以分敵勢先是置船務以近海之民  
與遼人往還遼人嘗泛舟直入千乘縣亦疑有鄉導  
之者故廢務至是令轉運使條上利害既而以為非  
便罷之景德元年北面都鈐轄閻承翰自嘉山東引  
唐河二十二里至定州醜而為渠直滎陰縣東六十  
二里會沙河徑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  
又引保州趙村堰滎河水入雞距泉以息挽舟之役  
自是朔方之民灌溉饒益大蒙其利六月詔滄州  
乾寧軍謹視斗門水口壅潮水入御河東塘堰以廣

溉廩四年五月知雒州李允則決渠為水出帝以渠  
接界河罷之因下詔曰頃修國好聽其盟約不欲生  
事姑務息民自今邊城止可修葺城壕其餘河道不  
得輒有濬治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涇原都鈐轄曹瑋  
言渭北有古池連帶山麓今濬為渠令民導以溉田  
六月知永興軍陳堯咨導龍首渠入城民庶便之並  
詔嘉獎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而河北  
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  
江淮兩浙承偽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  
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畜



水以限遼騎而已仁宗天聖四年閏五月陝西轉運使王博文等言準救相度開治解州安邑縣至白家塲永豐渠行舟運鹽經久不至勞民按此渠自後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黃河以運鹽故號永豐渠周齊之間渠遂廢絕隋大業中都水監姚暹決堰濬渠自陝郊西入解縣民賴其利及唐末至五代亂離迄今湮沒水甚淺涸舟楫不行詔三司相度以聞神宗即位志在富國故以劭農為先熙寧元年六月詔諸路監司比歲所在陂塘堙沒瀕江圩捍浸壞沃壤不得耕宜訪其可興者勸民興之具

所增田畝稅賦以聞一年十月權三司使吳充言前宜城令朱紘治平間修復木渠不費公家束薪斗粟而民樂趨之渠成溉田六千餘頃數邑蒙其利詔遷紘大理寺丞知比陽縣或云紘之木渠統山度溪以行水數勤民而終無功十一月制置三司條例司具農田利害條約詔頒諸路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種植之法及修復陂湖河港或元無陂塘圩捍堤堰溝洫而可以創修或水利可及衆而為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遠為地界所隔可以均濟流通者縣有廢田曠土可糾合興修大川溝瀆淺塞荒穢合行濬導及

陂塘堰埭可以取水灌溉若廢壞可興治者各述所見編為圖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數經水害或地勢汗下雨潦所鍾要在修築圩埧堤防之類以障水澇或疏導溝洫畎澮以泄積水縣不能辦州為遣官事關數州具奏取旨民修水利許貸常平錢穀給用初條例司奏遣劉晏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下諸路轉運司各條上利害又詔諸路各置相度農田水利官至是以條約頒馬秘書丞侯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夾河公私廢田略計二萬餘頃多用牧馬計馬而牧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

為不耕之池其地雖利於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十門泄其餘水分為三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里以灌溉田詔叔獻提舉兩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為作佐即楊汲同提舉叔獻又引汴水淤田而禱守宰之民大被水患都水監或以為非三年三月請王安石韓絳曰都水沮壞淤田者以侵其職事王安石曰必欲任屬當楊汲為都水監今每事稟流立張書何能辦事一月帝聞淤田多侵民田遂守令內侍馮宗道往視宗道以說者為妄八月改設都水監丞提舉沿汴淤田九月戊申遣使

丞陳世修乘驛經壽州入文濬或迹初世修言  
陳州項城縣界蔡河東岸有八丈濬或或續濬  
東去白頰及壽綿三百五十餘里元因其故道  
加濬治興復大江次河射虎流濬百六十餘里  
行濬中蔡布灌溉俾數百里復為稻田則其利百  
繪圖采上帝意向之王安石曰世修言乃事可  
試以文濬新河則不然昔鄧艾不親蔡河濬復故  
汴水東下大興水田勞後既分水以注蔡河又有  
修濬以阻之與昔不同淮魚幄用水即水可并而  
可復矣故七年命世修開濬四年二月帝命侍臣中人

視麥首言淤田甚佳有未淤不可耕之地一望數百  
里獨相密院以淤田無益謂其薄如餅安石曰就  
薄固可再淤厚而後止是月帝以慶州軍罷召執政  
對資政殿馮京曰府界既淤田又行免彼作保甲人  
極勞弊帝曰淤田於百姓何苦聞士如趙王安石  
曰慶率之變陛下并食大臣宜於此時共圖消弭乃  
合為濟議歸各淤田保甲子不相聞此非符至明而  
後察也十月前知襄州元祿御史紹言開修古濬河  
一百六里濬田二千六百餘頃治陂墾民已獲利  
慮州縣濬欲增稅詔三司應興修水利無關稅擾

增稅五年二月候叔獻等言民願買官淤田者七十餘戶已分赤淤花淤等及定其直各有差仍於次年  
增稅若願增錢者不以投狀先後給之五月御史張  
商英言嘗聞獻議者請開鄧州穰縣永國渠引湍河  
水灌溉民田失邵信臣故路鑿焦家庄地勢偏仰水  
不通流詔京西路覆實遣程昉領其事昉割河去疏  
土築為巨堰水行再歲會霖雨谿谷合流大漲堰下  
土流惡莫能禦由此廢不復治閏七月程昉奏引漳  
洺河淤地凡二千四百餘頃帝曰灌溉之利農事大  
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行此為享其利後必樂趨三

白渠為利尤大有舊跡可極力修治凡疏積水須自  
下流開導則畝澮易治書所謂濬畝澮距川是也時  
人人爭言水利提舉京西常平陳世修乞於唐州引  
淮水入東西邵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溉田二百里  
提舉陝西常平沈披乞復京兆府武功縣古迹六門  
堰於石渠南二百步傍為土洞以木為門回改河流  
溉田三百四十里大抵迂濶少效披坐前為兩浙提  
舉開常州五瀉堰不當法寺論之至是降一官十一  
月陝西提舉常平楊蟠議修鄭白渠詔都水丞周良  
孺相視乃自石門堰涇水開新渠至三限口以合白

渠王安石請補常平息錢助民興作帝曰縱用內帑  
錢亦何惜也六年三月程昉言得共城縣舊河槽若  
疏導入三渡河可灌西坳稻田從之五月詔諸創置  
水碓碾碓妨灌淤民田者以違制論命贊善大夫蔡  
曠修永興軍白渠八月程昉欲引水淤漳旁地王安  
石以為長利湏及冬乃可經畫九月丙辰賜侯叔獻  
楊汲府界淤田各十頃十月命叔獻理提點刑獄資  
序周良孺與六一任皆實淤田之勞也陽武縣民邢  
晏等三百六十四戶言田沙鹹瘠薄乞淤溉候淤深  
一尺計畝輸錢以助賑修詔與淤溉勿輸錢十二月

河北提舉常正韓宗師論程昉十六罪盛陶亦言昉  
帝以問安石安石請令昉宗師及京東轉運司各差  
官同考實以聞還奏得良田萬頃又淤四千餘頃於  
是進呈宗師疏至言昉奏百姓乞淤田實未嘗乞帝  
曰此小失何罪但不知淤田如何爾安石曰今檢到  
好田萬頃又淤田四十餘頃陛下以為不知臣實未  
喻帝曰昉修漳河滹河歲決修漳沈又無下尾安石  
力為辨說已而宗師與昉皆放罪他日帝諭唐太宗  
能受諫安石因言陛下判功罪不及太宗如程昉開  
閉四河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

項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止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安石佑昉大率類此是時原武等縣民因淤田壞廬舍墳墓妨秋稼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縣令追呼將杖之民謬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為民謝表遣二使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帝始知雍丘等縣淤田清水頗害民田詔提舉常平官視民耕地蠲稅一料樞密院奏淤田役兵多死每一指揮僅存軍員數人下提點司密究其事提點司言死事者數不及三釐七年正月程昉言滄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黃河水淤田種稻增

灌塘泊并深州開引滹沱水淤田及開回胡盧河并回滹沱河下尾六月金州西域縣民喜德出私財修長樂堰引水灌溉鄉戶上田授本州司立參軍八月甲戌詔司農寺具所興修農田水利以第九月又詔籍所興水利自今遣使詣訪其不實不當者案驗以聞從侍御史張璠請也十一月壬寅知諫院鄧潤甫言淤田司引河水於酸棗陽武縣田已役夫四五千萬後以地下難淤而止相度官吏初不嘗議之與元役乞加細罰詔開封初元檢計檢覆官丁未同知諫院范祖禹言向者亦水盪丞三等先廢議於同州朝

四百八十一  
邑縣界賦黃河淤塞長昌等處鹽池及放河水兩縣地  
高原不能及乃灌注朝邑縣長寧鄉永豐等社千  
九百戶秋苗田三百六十餘頃詔蠲被水戶夏稅是  
歲知耀州閻克國募流民治涇水堤八年正月程昉  
言開濬沁胡盧河直河淤田等部役官更勞績別為  
三等乞推恩從之三月庚戌發京東常平米募饑民  
修水利四月管轄京東淤田李孝寬言蔡山漲水甚  
濶乞開四斗門引以淤田權罷漕運舟自從之深州  
靜安令任迪乞俟來年刈麥畢全放濬沁胡盧兩河  
又引永靜軍雙陵口河水淤溉南北岸田二萬七千

餘頃河北安撫副使沈被請治保州東南沿邊陸地  
為水田皆從之閏四月丁未得燕秦鳳等路刑獄鄭  
民憲請於熙州南關以南開渠堰堰引洮水至京山  
直北道下至北關并自道遠至燕秦鳳等河至軍  
溉田詔民憲經度如可作陂即募京西江南陂匠以  
往五月乙酉右班殿直韓當修內司楊瑄三開封原  
留咸平三縣種稻云於原留界舊濬河下口因新舊  
二堤之間脩築水塘用碎甃築壘堤五步以來取亦  
河清水入塘灌溉從之七月江寧府三元縣三鄉  
宗厚引水溉田二千七百餘頃是年祿寺丞太原府

章澤史守一修晉祠水利溉田六百餘頃八月知河  
中府陸經奏管下淤官私田約二千餘頃下司農  
實九月癸未提舉出言解鹽張景溫言陳留等八縣  
陂池可引黃汴河水淤流詔次年差夫十二月癸丑  
候叔獻言劉瑾相度淮南合興修水利值千萬餘頃  
皆並運河乞候開河畢工以水利司錢募民修築  
堦九年八月程師孟言河東多上山高下旁有川谷  
每春夏大雨衆水合流濁如黃河蔡山水俗謂之天  
河水可以淤田絳州正平縣南里村旁有馬壁水  
嘗誘民置地間淤於瘠田五百餘頃其餘州縣亦

河水及泉源處亦開渠築堰凡九州二十六縣新舊  
之田皆為沃壤嘉祐五年畢功續成水利圖經二卷  
迄今十七年矣聞南董村田畝舊直三兩今收穀五  
七斗自灌淤後其直三倍所收至三兩石今巨權領  
都水淤田竊見累歲淤京東西鹼鹵之地盡成膏腴  
為利極大尚慮河東尚有荒瘠之田可引大河淤溉  
者於是遣都水監丞耿璠淤河東路司十年六月師  
孟璠引桐淤京東西沿汴田九千餘頃七月前權提  
點開封府界劉淑奏淤田八千七百餘頃三人皆減  
磨勘年以賞之九月入內侍省都知張茂則言河



北東西路夏秋霖雨諸河決溢古慮民曰詔委官開  
畝元豐元年二月都大提舉淤田司言京東西淤官  
私膏地五千八百餘頃乞差使臣管幹許之四月詔  
闢廢田興水利建立堤防修貼牙堤之類民力不給  
者許貸常平錢穀六月京東路體量安撫黃憲言梁  
山張澤兩濼十數年來淤澱每歲汎浸近城民田乞  
自張澤濼下流濬至瀆州可泄壅滯從之十二月壬  
申二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流長皆  
山川膏腴濬故灌淤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為肥沃  
朕取於上親嘗極為潤膩二年道洛通汴六月罷沿

汴淤田司十二月辛酉置提舉定州路水利司二年  
知維州楊采開白浪河哲宗元祐以後朝廷方務省  
事水利亦浸緩矣四年二月甲辰詔瀕河州縣積水  
占曰在任官能為民濬畝疏導最出良司百頃至千  
頃以上者遞賞之勿利大者取特言四年六月乙丑  
知陳州胡宗愈言本州地勢卑下秋夏之間許蔡汝  
鄧西京及開封諸處大雨則諸河之水並自陳州沙  
河蔡河同入潁河不能容受故境內滿為陂澤今沙  
河合入潁河處有占八丈濬可以開濬分決蔡河之水  
自為一支由潁壽界直入于淮則沙河之水雖甚凶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河渠 卷一百一十五 河渠

四百个  
湯不能壅遏詔可徵宗是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庚辰  
赦書略曰熙寧元豐中諸路專置提舉官無領農田  
水利應民田堤防灌溉之利莫不修舉近多因循廢  
弛慮歲久日更墮壞命與者以時檢舉推行崇寧二  
年三月宰臣蔡京言熙寧初修水利之政元祐例多  
廢弛紹復先烈當在今日如荒闕可耕膏鹵可腴陸  
可為水水可為陸陂塘可脩灌溉可復積潦可浚圩  
埧可興許民其陳利害或官為借貸或自備功力或  
從官辦集如能興修依格酬獎事功顯著優與推恩  
從之三年十月臣僚言元豐官制水之政令詳立法  
之意非徒為穿塞開道備舉目前而已九天下水利  
皆在所掌在今尤急者如浙右積水比連震澤未有  
歸宿此最宜講明而未之及者也願推廣元豐修明  
水政條具以聞從之

岷江水發源岷古道江今為永康宣漢泉所謂秦蜀  
守亭水始鑿離堆辟沫水之害是也沫水出蜀西微  
外今陽山江大旱江皆為沫水入于西川始嘉眉蜀  
益間夏潦淫溢必有潰暴衝決可畏之患自鑿離堆  
以分其勢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  
至瀘州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

減而耕宗之利濟矣皇江之流迤北曰都江口置大  
堰疏北流為三日外應溉永康之道江成都之新繁  
而達于懷柔之金堂東北曰三石洞溉道江與彭之  
九隴崇寧濠陽而達于漢之雒東南曰馬騎溉道江  
與彭之宗寧成都之郫溫江新都新繁成都華陽三  
流而下派別支分不可悉紀其大者十有四外應  
而分曰保堂曰金門有二石洞曰將軍橋曰灌田曰  
雒源自馬騎曰石址曰岐堯曰道溪曰東亮曰投龍  
曰北曰樽下曰玉徙而石渠之水則自離堆別而東  
與上下馬騎乾溪合凡為堰九曰李光曰廣村曰百

文曰石門曰廣濟曰顏上曰弱水曰濟曰導皆以隄  
攝北流江之東而防其決離堆之南實古流故道以  
竹籠石為大隄凡七壘如象鼻狀以捍之離堆之趾  
舊鑿石為水則則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則流始  
足用過則從侍郎堰城水河泄而歸于江歲作侍郎  
堰必以竹為籠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築四以為高下  
之度江道既分水復端築沙石壘壘多成溝積歲暮  
水落築隄壅水上流春正月則復一隄治謂之穿洶  
元祐間主憲臣提舉守臣提督通判蓋華縣各置籍  
凡堰高下闊狹淺深以至溝流頃畝夫役工料及監  
率之計

四百八十一 蜀江之利置堰溉田旱則引  
臨官吏皆往於籍歲終計效實如格或末四年又因  
臣僚之請檢計修作不能如式以致決壞者罰亦如  
之六觀二年七月詔曰蜀江之利置堰溉田旱則引  
灌澆則疏導設無水旱然歲計修堰之費數調於民  
工作之人並緣為姦濱江之民困於騷動自今如敢  
妄有檢計大為工費所割坐贓論入已準有盜法許  
人告與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澆溉民田頃畝浩  
瀚每春百隨食水戶田畝多寡均出夫力修葺後經  
靖康之亂民力不足夏月暴水衝損堰身紹興二十  
二年利州東路帥臣楊庚奏謂若全洛水戶修理農  
忙之時恐致重困欲過夏月於見屯將兵內差不入  
隊人併力修治庶幾頌民從之興元府山河堰灌漑  
甚廣世傳為漢蕭何所作嘉祐中從舉常平史炤奏  
上堰法獲降敕書刊石堰上詔中興以來戶口周踈  
堰事荒廢累增修葺旋即決壞乾道七年遂委御前  
諸軍統制吳玘經理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六堰濬大小  
渠六十五復旱去即並用水二準法修定凡淮南鄭  
褒城田二十三萬餘畝昔之瘠薄今為膏腴四川宣  
撫王炎表稱兵宣力最多詔書褒美焉

志卷第四十八

志卷第四十八 宗史九十六

開寶間三司使王欽若相繼國史領修是事都總修成等奉勅修

河渠六 東南諸水二

開寶間議征江南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發和州丁夫及鄉兵九數萬人鑿橫江渠於歷陽令符督其役渠成以通漕運而軍用無闕八年知瓊州李易上言州南五里有度靈塘開修渠堰繞水田三百餘頃居民賴之初楚州北山陽灣尤迅急多有沈溺之患雍熙中轉運使劉鵬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

宋史九十六 陽 惠 字

亮而受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九六十  
里舟行便之天禧元年知昇州丁謂言城北有後湖  
徑時歲旱水竭給為民田九七十六頃出租錢數百  
萬蔭流之利遂廢令欲改曰除祖迹舊制復治岸畔  
疏為塘陂以畜水使負郭無旱歲廣植蒲菜蘆葦蠶  
縱貧民漁采又明州請免濠池及慈溪鄞縣陂湖年  
課許民射利詔並從之二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  
路歲漕自真陽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於剝卸民  
罷於率挽官私船艤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  
以減漕用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

以均水勢歲省官費十數萬功利甚厚詔屯田郎中  
梁楚閔門祇候李居中按視以為當然明年役既成  
而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便四年淮  
南勸農使王世貞之導海州石闌堰水入漕水軍溉民  
田知定遠縣江澤知江陰軍崔立率民修廢塘濬古  
港以灌高仰之地並賜詔獎焉神宗熙寧元年丁月  
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監護使臣並  
以管幹河塘繫衝常同所屬令佐巡視修固以時啓  
閉從提舉兩浙開修河渠胡淮之請也二年二月甲  
申先是凌民瞻建議廢呂城堰又即望亭堰置牓而

宋史九十六  
一  
二  
揚  
惠

不用及因濬河墮敗古涇函石脾石礎河流益阻百姓勞弊至是民瞻等奏降有差六年五月杭州於潛縣令郊曹言蘇州環湖地卑多水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漑而基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為堤岸度用夫二十萬水治高田旱治下澤不過三年蘇之田畢治矣十一月命曹興修水利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僅及一年遂罷兩浙工役又數月中書檢正沈括復言制西涇海淺涸當濬制東堤防川瀆壅淤當修

請下司農貸緡募役從之仍命括及曹興修水  
 年正月壬午劉瑾言揚州江都縣古鹽河高郵  
 公塘等湖天長縣白馬塘沛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  
 馬港山陽縣渡塘溝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濶宿州虹  
 縣萬安湖小河壽州安豐縣芍陂等可興置欲令逐  
 路轉運司選官覆按從之元豐五年九月淮南監司  
 言舒州近城有大澤出瀟山注北門外比者暴水漂  
 居民知州楊希元築捍水堤千一百五十丈置洩水  
 斗門二遂免淫潦入城之患並璽書獎諭六年正月  
 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

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  
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四  
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  
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  
擊龜山裏河以達于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  
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  
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  
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為可惜宜自龜山  
蛇浦下屬洪澤鑿左助為複河取淮為源不置堰牖  
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

甫言往年田棊任淮南保州嘗言開河之利其後建  
陰五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志克其後今既不  
用始言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  
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  
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謂數年亦換之費六萬此  
後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謂夫十萬無治就成  
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至建中靖國初之奇可知  
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剽堤岸漸成壅塞請下濬道  
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為常是年將作監三濬五  
言鼎豐等州宜開溝洫置斗門以便民田語皆宜



京師日个  
開七年十月濬真楚運河哲宗元祐四年知開州蘇  
希奏復呂城堰置上下堰以時啓閉其後京口瓜洲  
轉生皆置牌是歲知杭州蘇軾濬苑山鹽橋二河分  
受江潮及西湖水起堰牌以時啓閉初杭近海患水  
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是用水  
白居易復濬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漑田千頃湖水  
委葑自唐及錢氏後廢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  
餘丈而水無幾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潮潮水  
於河之溢闌閘三年一濬為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幾  
廢軾既濬二河復以餘力全六井民獲其利十二月

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  
呂梁百步兩洪滿淺險惡多壞舟楫由是水手牛驢  
梓戶盤剝人等遮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齊州  
通判滕希靖知常州晉陵縣通判度地勢穿鑿入若  
開修月河石堤上下置牌以時開閉通故舟船實為  
長利乞遣使監督興修從之紹聖二年詔武進丹陽  
丹徒縣界沿河堤岸及石堤石岸濬治並委令位於  
修護勸誘食利人戶修葺任滿給其勸誘而賞  
從工部之請也四年四月以京師自以師建  
八里河今賈魯民相傳曰京師自以師建  
八里河今賈魯民相傳曰京師自以師建

運使司同視利害以聞元符元年正月知漕  
王念建言呂城障當宜卓水入澳漕運法時身以漕舟  
差舟者至而乃不給許量差毫釐立為律為之監  
官各請水無定準者賞水未應而轉開論者罰于貳  
今佐常覺察之詔可三月甲寅工部言漕開河所  
開修吳州支家河導漕水與淮通賜各運漕河二年  
開九月漕州示以常州轉牛澳神畢三先是兩浙轉  
運判官曾之益欲澳神利害因命孝憲長奉與修仍  
相度立磨開日限之法三年二月詔蘇湖秀州凡開  
石運河港浦溝瀆修墾堤岸開置斗門水堰等許

開江兵卒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置提舉淮浙澳神  
司官一員掌杭州至揚州瓜州澳神凡常潤杭秀揚  
州新舊等牒通治之崇寧二年初通直郎陳仲方別  
議濬吳松江自大通浦入海計工二百二十二萬七  
千有奇為緡錢糧斛十八萬二千六百乞置於當官  
十員朝廷下兩浙監司詳議監司以為可行時又開  
青龍江役夫不勝其勞而提舉常平徐確謂三州開  
江兵卒千四百八使臣一人請就令護察已開之江  
遇潮沙淤澱隨即開淘若他役者以是制論確與監  
司往往被賞人以為濫十二月詔漕南開修通明河

宋史九十六 卷一百一十一 漕 德 官

字四...  
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河口五年畢工明年  
三月詔曰昨二浙水災委官調六開江而總領無法  
後入暴靈飲食失所疾病死亡者衆水仍為害未嘗  
究實被罪反蒙推賞何以嚴懲百姓怨咨乃下本路  
提刑司體量提刑司言開濬吳松江後夫五萬  
死者千一百六十二人費錢米十六萬九千三百四  
十一貫石積水至今未退於是元相度官轉運副使  
劉何等皆坐貶降四年正月以倉部員外郎沈延嗣  
提舉開修青草洞庭直河大觀元年五月中書舍人  
許光凝奏臣向在姑蘇徧詢民吏皆謂欲去水患莫

若開江濬浦蓋太湖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  
所歸自太湖距海有三江有諸浦能疏滌江浦除水  
患猶及掌耳今境內積水視之歲損二天視前歲損  
四尺良由初開吳松江繼濬八浦之力也吳人謂開  
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本路監  
司與諸曉水勢精強之吏徧詢江浦詳究利害假以  
歲月先為之備然後興夫調役可使公無費財而歲  
供常足人不乏勞而民食不匱是一舉而獲萬世之  
利也詔吳擇仁相度以開開江之議復興矣十一月  
詔曰禹貢三江既道震澤底定今三江之名既失其

一陽

所水不趨海故蘇湖被患其委本路監司選擇能臣  
檢按古迹循導使之趨下并相度圩岸以聞於是復  
詔陳仲方為發運司屬官再相度蘇州積水二年八  
月詔常潤歲旱河淺留滯運船監司督責濬治三年  
兩浙監司言承詔案古迹導積水今請開淘吳松江  
復置十二節其餘浦蒔溝港運河之類以次增修若  
田被水圍勸民自行修治章下工部工部謂今所具  
三江或非禹迹又吳松江散漫不可開淘泄水遂命  
諸司再相度以聞四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練湖賜  
茅山道觀緣潤州田多高仰及運渠夾岡水淺易涸

穎湖以濟請別用天荒江漲沙田賜之仍令提舉當  
平官考求前人規畫修築從之十月工部言乞如兩  
浙常平司奏專委守令籍古陂水之地立堤防之限  
俾公私毋得侵占凡民田不近水者略倣周官遂人  
爲人濬防之制使合衆力而為之詔可也  
和元年知陳州霍端友言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官稼比  
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淹請益開二百里起  
西華循宛丘入項城以達于淮從之  
政和元年十月詔蘇湖秀三州治水初立圩岸其工費許給越州  
鑑湖租賦已而升蘇州為平江府潤州為鎮江府二年



四日全七  
隨潮啓閉歲久壅塞致積水為患其令守臣莊徽專  
委戶曹趙霖講究利害導歸江海依舊置牖於是發  
運副使應安道言九港浦非要切者皆可徐議惟當  
先開崇山縣界萬涇塘等六所秀之華亭縣欲並循  
古法蓋去諸堰各置小斗門常州鎮江府均望亭鎮仍  
舊置牖八月詔戶曹趙霖相度後興而兩湖擾甚七  
年四月己未尚書省言盧宗原濬江慮成搔擾詔權  
罷其役趙霖別與差遣重和元年二月前發運副使  
柳庭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堤岸舊有斗門水牖  
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宜比多損壞詔檢計

百里不為之飾故山陽上下不道欲稱其弊於真  
州太二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  
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榮黃待  
賢堰使諸壩並下為瓜洲真赤二河所分於執神相  
近作一壩權開清浦浦復朝二壩則上下無壅矣身  
伯用言是後滯舟皆利云二年二月詔處之鑑  
湖明之廣德湖日蓄置為田下流壅塞有妨灌溉致  
失常賦入之多為權勢所占兩州被害民流徙宜令  
陳亨伯等具如祖考圖章即裁為田制應妨下流灌  
溉者並弛以予民三年三月詔呂城三鎮一壩河渡  
宋史九十六

澗狹隘監司巡視無庸為設兩湖等處三復淮內專  
 委向子諱同發運使臣宗器置軍水福濟舟運四月  
 又命三仲閱同廉訪劉作元漕臣孟應等並置  
 常潤運河又運東南六路等船啓開有時比開網舟  
 及命官三仲等承指揮知令非時啓版走漕河水妨  
 滯網道誤中都歲計其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浸涸  
 官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為其令發運司提舉等  
 官同廉訪使者參訂經久利便利於是月臣僚言鎮  
 江府練湖與新豐塘地理相接一百餘頃灌溉四縣  
 民田又湖水一寸灌漕河一尺其來久矣今歲產損

缺不能貯水乞候農隙次第補葺詔未幾漕司并本  
 州縣官詳度利害檢計工料以聞六年九月詔宗原  
 復言池州大江乃上流網運所經其東岸皆暗石多  
 至二十餘處西岸則沙洲廣二百餘里謂云拆船灣  
 言舟至此必毀拆也今東岸有車軸河一沙地四百  
 餘里若開通入社湖使舟經平水極池口可避二百  
 里風濤拆船之險請措置開修從之七年九月丙子  
 又詔宗原措置開濬江東古河自無湖由宣德縣水  
 至鎮江濬揚子趨淮汴長六百里江行之險並從之  
 清康元年三月丙申臣僚言東自湖江濬水為患而  
 宋世九十六



三十三  
三十三

字三十九十一  
多旱歷代皆有阪湖蓄水祥符慶曆間民始築  
為田後為田為湖近年以來復廢為田則墾  
涸民久亭何所收租稅無計可脫悉歸御前  
之常賦有虧民之失業無等可乞盡括泉田廢湖為  
田皆復以為湖廢幾凋瘵之民稍復故業詔相度利  
害聞奏八月辛丑戶部言命官在任興修農田水利  
依元豐管格千頃以上該第一等可轉一官千頃皆  
等第酬獎紹聖亦如之緣政和續附常平格千頃增立  
轉兩官減磨勘三年實為大惠詔聖元豐紹聖舊格

卷第四十九

